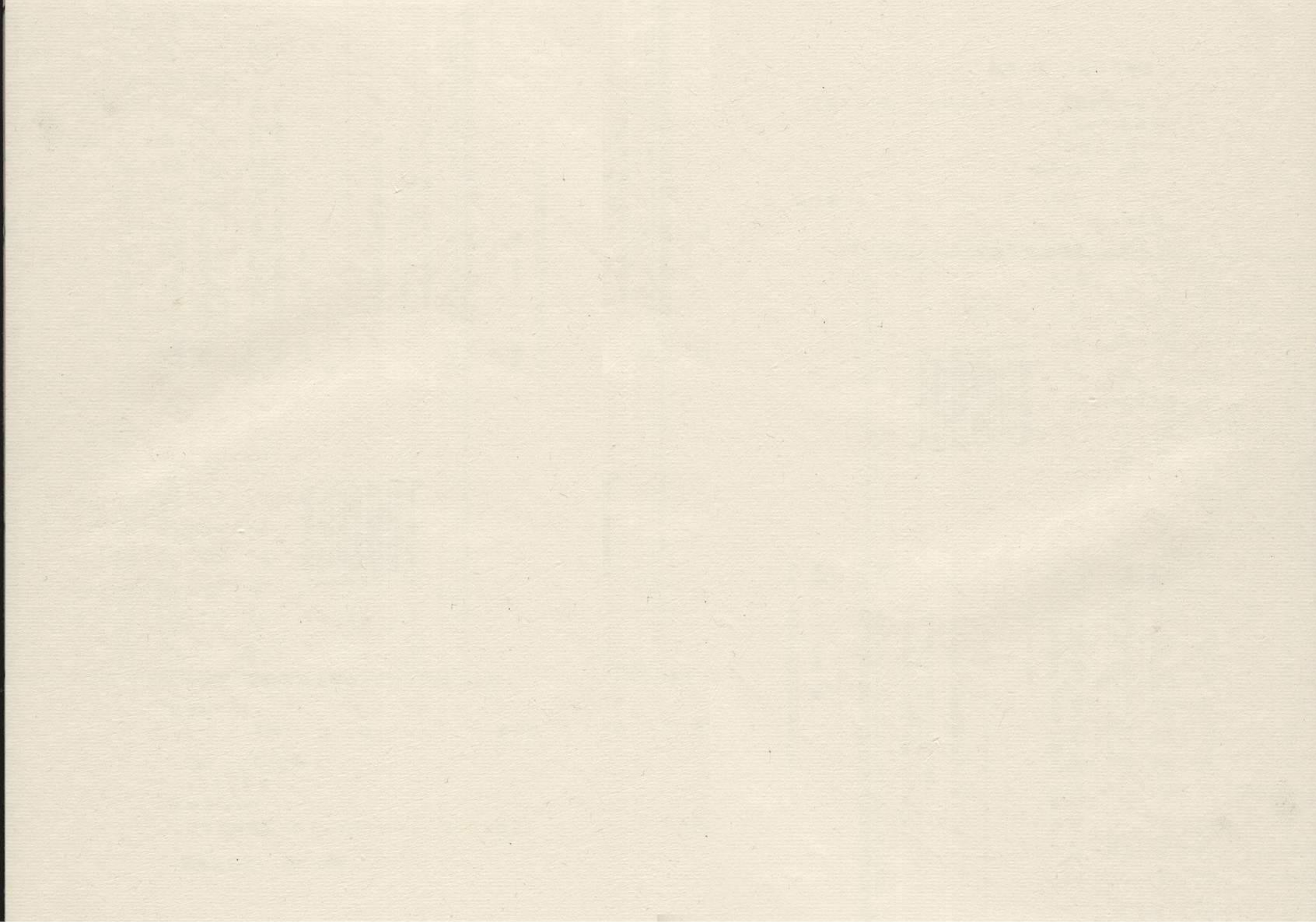


朱文公訂正門人蔡九峯書集傳

六



金滕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殷民

其身代武王之始末合為一篇以其藏於金滕

之匱編書者因以金滕名篇今文古文皆

皆有。唐孔氏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

叙將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記卜

吉及王病瘳之事也自武王既喪以下

記周公流言居東及成王迎歸之事也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父也弗豫不悅豫也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二公太公召公也李氏

卜猶言共卜也愚謂古者國有大事卜則公卿

百執事皆在誠一而和同以聽卜筮故名其卜

曰穆卜下文成王因風雷之變王與大夫盡弁

啓金滕之書以卜者是也先儒專以穆為敬而

於所謂其勿穆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戚憂

卜則義不通矣

言得田

二天

意未可以武王之疾而憂惱

我先王也蓋卻二公之卜

公乃自以為功為

三壇同墠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

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曰功事也築土曰壇除地

南向三壇之南別為一壇北向周公所立之地

也植置也珪璧所以禮神詩言珪璧既卒周禮

裸圭以祀先王周公卻二公之卜而乃自以為

功者蓋二公不過卜武王之安否耳而周公愛

兄之切危國之至忠誠懇懇於祖父之前如下

文所云者有不得盡焉此其所以自以為功也

又二公穆卜則必禱於宗廟用朝廷卜筮之禮

如此則上喧騰而人心搖動故周公不於宗

廟而特為壇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其溝厲虐

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其之

身也溝遇厲惡虐暴也丕子元子也旦周公名

史太史也冊祝如今祝版之類元孫其武王

身也溝遇厲惡虐暴也丕子元子也旦周公名

身也溝遇厲惡虐暴也丕子元子也旦周公名

身也溝遇厲惡虐暴也丕子元子也旦周公名

身也溝遇厲惡虐暴也丕子元子也旦周公名

身也溝遇厲惡虐暴也丕子元子也旦周公名

身也溝遇厲惡虐暴也丕子元子也旦周公名

身也溝遇厲惡虐暴也丕子元子也旦周公名

身也溝遇厲惡虐暴也丕子元子也旦周公名

身也溝遇厲惡虐暴也丕子元子也旦周公名

也言武王遇惡暴之疾若爾三王是有元子之責于天蓋武王為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其死也如欲其死則請以旦代武王之身于天之下疑有闕文舊說謂天責取皆主祖父人鬼為言至於乃命帝庭無墜天之降寶命則言天命武王如此之大而三王不可墜天之寶命文意可見又按死生有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或者疑之蓋方是時天下未安王業未固使武王死則宗社傾危生民塗炭變故有不可勝言者周公忠誠切至欲代其死以輸危急其精神感動故卒得命於三王今世之匹夫匹婦一念誠孝猶足以感格鬼神顯有應驗而况於周公之元聖乎是固不可謂無此理也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周公言我仁順祖考多材幹多藝能可任役使能事鬼神武王不如旦多材多藝不任役使不能事鬼神材藝但指服事役使

而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

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

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言武王乃受命於上帝之庭布文德以佑助四方用能定爾子孫於下地使四方之民無不敬畏其任大其責重未可以死故又歎息申言三王不可墜失天降之寶命無先王之祀亦永有所賴以存也寶命即帝庭之命也謂之寶者重其事也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

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即就也歸武王之安也屏藏也屏璧與珪言不得事神也蓋武王喪則周之基業必墜雖欲事神不可得也其稱爾稱我無異人子之在膝下以語其親者此亦終身慕父母與不死其親之意以見公

之連也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籒見書乃并是吉筮

必立三人以相參考三龜者三人所卜之龜也
習重也謂三龜之兆一同開籥見卜兆之書乃

吉并是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

求終是圖茲依侯能念予一人體兆之體也言

王疾其無所害我新受三王之命而永終是圖

矣茲依侯者即上文所謂歸侯也一人武王也

言三王不言新命于武王使之安也詳此言新命于

也公歸乃納冊于金勝之匱中王翼百乃瘳冊

冊也賈藏卜書之匱金勝以金絨之也翼日公

歸之明日也瘳愈也按金勝之匱乃周家藏卜

筮書之物每卜則以告神之詞書於冊既卜則

納冊於匱而藏之前後卜皆如此故前周公乃

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者啓此匱也後成王

遇風雷之變欲卜啓金勝者亦啓此匱也蓋卜

筮之物先王不敢褻故金勝其匱而藏之非武

周公始為此匱藏此冊祝為後來自解計也

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

利於孺子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羣弟蔡

之流言自彼而至此也孺子成王也商人固已疑

立者多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

之流言於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也武史氏言

管叔及其羣弟而不及武庚周公乃告二公曰

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辟讀為避鄭氏詩

流言謂誅殺之也夫三叔流言以為致辟于管叔

成王周公豈容遽興兵以誅之耶且是時王方

疑公將請王而誅之也將自誅之也請之固

未必從不請自誅之亦非所以避為周公義有

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言我不避則於義有所

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也公豈周公居東二

自為身計哉亦盡其忠誠而已矣

伏虎注

書傳四

三十

年則罪人斯得

居東居國之東也鄭氏謂避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以居東為

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為誰二

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為管蔡斯得者遲之

辭也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鷓鴣王亦未

敢誚公鷓鴣惡鳥也以其破巢取卵比武庚之

斯得則是時成王之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

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

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

之說王與大夫盡弁以發金縢之書將卜天變

而偶得周公冊祝請命之說也孔氏謂二

公倡王啓之者非是按秋大熟係于二年之後

則成王迎周公之歸蓋二年秋也東山之詩言

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

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

三叔懷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二公

周公征之其東征往反首尾又自三年也二公

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句我

勿敢言周公卜武王之疾二公未必不知之周

事蓋卜筮執事之人成王使卜天變者即前日

周公使卜武王疾之人也二公及成王得周公

自以為功之說因以問之故皆謂信有此事已

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

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新當

作親

成王啓金縢之書欲卜天變既得公冊祝之文

遂感悟執書以泣言不必更卜昔周公勤勞王

室我幼不及知今天動威以明周公之德我小

子其親迎公以歸於國家禮亦宜也按鄭氏詩

大司馬

言傳由

三十一

信

傳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鄭氏學出於
伏生而此篇則伏生所傳當以親為正親誤作
新正猶大學也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
新誤作親也
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國外曰郊王出郊者成王自往迎公即上文所
謂親逆者也天乃反風感應如此之速洪範庶
證孰謂其不可信哉又按武王疾瘳四年而崩
羣叔流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既得成王迎周
公以歸凡六年事也編書者附于金縢之
末以見請命事之首末金縢書之顯晦也

大誥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受子武庚

相之三叔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

避位居東後成王悟迎周公歸三叔懼

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征以討之

大誥天下書言武庚而不言管叔者為

親者諱也篇首有大誥二字編書者因

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大誥二字按此篇誥語

多主卜言如曰寧王遺我大寶龜曰朕

卜并吉曰予得吉卜曰王害不違卜曰

寧王惟卜用曰矧亦惟卜用曰予曷其

極卜曰矧今卜并吉至於篇終又曰卜

陳其若茲意邦君御事有曰艱大不可

征欲王違卜故周公以討叛卜吉之義

與天命人事之不可違者反復誥諭之也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

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

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猷發語

虞書咨嗟之例按爾雅猷訓最多曰謀曰言曰

已曰圖未知此何訓也乎恤也猶詩言不乎昊

天之乎言我不為天所恤降害於我周家武王

遂喪而不少待也冲人所成王也歷歷數也服五

君嗣于無疆之

康是人事且有所未至而

况言其能格知天命乎

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責敷前人受命茲不忘

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已承上語詞已而

涉淵水者喻其心之憂懼求朕攸濟者冀其事

敷以前人受命者增益開大前王之基業若此者

所以前人受命者增益開大前王之基業若此者

天之固誅用之予豈敢閉抑寧主遺我大寶龜紹天

天之固誅用之予豈敢閉抑寧主遺我大寶龜紹天

天之固誅用之予豈敢閉抑寧主遺我大寶龜紹天

天之固誅用之予豈敢閉抑寧主遺我大寶龜紹天

天之固誅用之予豈敢閉抑寧主遺我大寶龜紹天

天之固誅用之予豈敢閉抑寧主遺我大寶龜紹天

天之固誅用之予豈敢閉抑寧主遺我大寶龜紹天

天之固誅用之予豈敢閉抑寧主遺我大寶龜紹天

天之固誅用之予豈敢閉抑寧主遺我大寶龜紹天

天之固誅用之予豈敢閉抑寧主遺我大寶龜紹天

天之固誅用之予豈敢閉抑寧主遺我大寶龜紹天

天之固誅用之予豈敢閉抑寧主遺我大寶龜紹天

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

蠹武寧王武王也下文又曰寧考蘇氏曰當時謂武王為寧王以其克殷而安天下也蠹動而

無知之貌寧王遺我大寶龜者以其可以紹介

天明以定吉凶曩嘗即龜所命而其兆謂將有大艱難之事于西土西土之人亦不安靜是武

庚未叛之時而龜之兆蓋已預告矣及此果蠹

卜蠹然而動其卜可驗如此將言下文伐殷小

卜吉之事故先發此以見卜之不可違也

覬誕敢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

予復反鄙我周邦覬厚誣大叙緒疵病也言武

既亡之緒是雖天降威于殷然亦武庚知我國

有三叔疵隙民心不安故敢言我將復殷業而

我周邦也今蠹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

救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于往救撫

武繼也謂

今武庚蠹動今之明日民之賢者十夫輔我以

往撫定商邦而繼嗣武王所圖之功也大事我

有戎事休美者以朕卜三龜而并吉也言知我

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蓋卜於武王方崩之時

此云朕卜并吉乃卜於將伐武庚之日先儒合

以為一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

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此舉

嘗以

言傳四

三四

三四

周書

不睦之故實兆釁端不可不自反害曷也越我
小子與父老敬事者皆謂不可征王曷不違卜
征乎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

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印自
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怙

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造為印我也故我

之艱大歎息言信四國蠢動害及鰥寡深可哀

也然我之所為皆天之所役使今日之事天實

以其甚大者遺於我之身以其甚艱者投於我

之身於我冲人固不暇自恤矣然以義言之於

爾邦君於爾多士及官正治事之臣當安我曰

無勞於憂誠不可不成武王所圖之功相與戮

力致討可也此章深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

命天休于寧王與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

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

弼我不丕基上帝伐武庚而吉是上帝命伐之也

由百里而有天下亦惟卜用所謂朕夢協朕卜

襲于休祥是也今天相佑斯民避凶趨吉况亦

惟卜是用是上而先王下而小民莫不用卜而

我獨可廢卜乎故又歎息言天之明命可畏如

此是蓋輔成我不丕基業其可違王曰爾惟舊

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閱茲我成

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

友邦君天棊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
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茲我民若有疾予曷
不于前寧人收受休畢當時邦君御事有武王

文考翼不可征是也故周公專呼舊臣而告之曰爾惟武王之舊人爾大能遠省前日之事爾豈不知武王若此之勤勞哉閱者否閉而通多難者乃我成功之所固滯誘者誘其順從禁所圖之事也化者化其固滯誘者誘其順從禁輔也寧人武王之為寧人也民獻十夫以為可伐謂武王之誠信之辭考之民而可見矣我曷其不於前寧人而圖功所終乎勤勞我民若有疾者四國勤勞我民如人有疾必速攻治之我曷其不於前寧人所受休美而畢之乎按此三節謂不可不卒終畢寧王寧人事功休美之王曰意言寧人則舊人之不欲征者亦可愧矣

小四九

言作四

三二六

皆

獲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其肆予曷敢不

越印救寧王大命昔前日也猶孟子昔者之昔

之難而日思之矣非輕舉也欲往我亦謂其事之定廣狹高下其子不肯為之堂基况肯為之造屋乎以耕田喻之父既反土而苗矣其子乃不肯為之播種况肯俟其成而刈獲之乎考翼父敬事者也為其子者如此則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嗣弗棄我之基業乎蓋武王定天下立經陳紀如作室之底法如治田之既苗今三監叛亂不能討平以終武王之業則是不肯堂不肯播况望其肯構肯獲而延綿國祚於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亦必不肯自謂其有後嗣而不棄墜其基業矣故我何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循武王之命乎按此三節由喻不可不終武功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民養

蘇氏曰養廝養也謂人之臣僕大意言若父兄有交攻伐其子為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父兄以喻武王友以喻四國毒害百姓民養以喻邦君御事今王之四國毒害百姓

而邦君臣僕乃憚於征役是長其患而不救其可哉此言民被四國之害不可不救援之意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

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棊忱爾時罔敢易

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

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肆放也欲其舒放而不畏縮也爽明也爽

敬師之爽桀昏德湯伐之故言爽師受昏德武王伐之故言爽邦言昔武王之明大命於邦皆

由明王之誠以克商受爾於是時不敢違越武王

法制憚於征役矧今武王死天降禍於周首大

難之四國大近相攻於其室事危勢迫如此爾

乃以爲不可征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越矣

此以爲今昔互言責邦君御事之不知天命按先

儒皆以十人爲十夫然十夫民之賢者爾恐未

可以爲迪知帝命未可以爲越天棊忱所謂迪

知者蹈行真知之詞也越天棊忱天命已歸之

詞也非亂臣昭武王以受天命者不足以當之

况君爽之書周公歷舉虢叔闕天之徒亦曰迪

知天威於受殷命亦曰若天棊忱詳周公前後

所言則十人之爲予求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

亂臣又何疑哉予曷敢不終朕畀天亦惟休于前寧人天之喪

夫之去草必絕其根本我何敢不終我之田畝予曷敢不終朕畀天亦惟休于前寧人農

乎我之所所以終畝者是天亦惟欲休美於前寧也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

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

若茲我何敢盡欲用卜敢不從爾勿征蓋率循不吉固將伐之况今卜而并吉乎故我大以爾

寧人不可不其然其上原天命下述得人往推寧王

不終之責
惻到不至
通天下之志
非聰明眷知
神武而不殺
者孰能與此
哉業

惻到不至
通天下之志
非聰明眷知
神武而不殺
者孰能與此
哉業

惻到不至
通天下之志
非聰明眷知
神武而不殺
者孰能與此
哉業

惻到不至
通天下之志
非聰明眷知
神武而不殺
者孰能與此
哉業

惻到不至
通天下之志
非聰明眷知
神武而不殺
者孰能與此
哉業

惻到不至
通天下之志
非聰明眷知
神武而不殺
者孰能與此
哉業

惻到不至
通天下之志
非聰明眷知
神武而不殺
者孰能與此
哉業

惻到不至
通天下之志
非聰明眷知
神武而不殺
者孰能與此
哉業

惻到不至
通天下之志
非聰明眷知
神武而不殺
者孰能與此
哉業

惻到不至
通天下之志
非聰明眷知
神武而不殺
者孰能與此
哉業

惻到不至
通天下之志
非聰明眷知
神武而不殺
者孰能與此
哉業

惻到不至
通天下之志
非聰明眷知
神武而不殺
者孰能與此
哉業

惻到不至
通天下之志
非聰明眷知
神武而不殺
者孰能與此
哉業

惻到不至
通天下之志
非聰明眷知
神武而不殺
者孰能與此
哉業

惻到不至
通天下之志
非聰明眷知
神武而不殺
者孰能與此
哉業

惻到不至
通天下之志
非聰明眷知
神武而不殺
者孰能與此
哉業

惻到不至
通天下之志
非聰明眷知
神武而不殺
者孰能與此
哉業

惻到不至
通天下之志
非聰明眷知
神武而不殺
者孰能與此
哉業

書傳田

三十八

微子之命

微國名子爵也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於宋以奉湯祀史錄其誥命以為此篇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

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元子長子也微子帝乙之長子紂之庶兄也崇德謂先聖王之有德者則尊崇而奉祀之也象賢謂其後嗣子孫有象先聖王之賢者則命之以主祀也言考古制尊崇成湯之德以微子象賢而奉其祀也禮典禮物文物也修其典禮文

物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也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

也文獻不足故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也文獻不足故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也文獻不足故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也文獻不足故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也文獻不足故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也文獻不足故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也文獻不足故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也文獻不足故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也文獻不足故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也文獻不足故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也文獻不足故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也文獻不足故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也文獻不足故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也文獻不足故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也文獻不足故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饗庸用也王者之後稱公故曰上公尹欽哉往治也宋亳在東故曰東夏此象賢之意

數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

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

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此因戒勉之也服命上

成湯之廟當有天子禮樂慮有僭擬之失故曰謹其服命率由典常以戒之也弘大律範毗輔

式法斁厭也即詩言在此無斁之意○林氏曰

偏生於僭僭生於擬非擬無僭非僭無偏謹其

服命遵守典常有偏僭之過哉魯實侯爵乃

以天子禮樂祀周公亦既不謹矣其後遂用於

羣公之廟甚至季氏僭入魯三家僭雍徹其原

一開末流無所不至成王於宋謹慎如此必無

賜周公以天子禮樂之事豈周室既衰

魯竊僭用託為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乎

哉惟休無替朕命歎息言汝往之國當休美其

政而無廢棄我所命汝之言

也

康誥

康叔為衛侯今文古武王之弟武王誥

序以康誥為成王之書今詳本篇康叔

於成王為叔父成王不應對以弟稱之說

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誥故曰弟然既謂

之王若曰則為成王之言周公何遽自

以弟稱之也且康誥酒誥梓材三篇言

文王者非一而略無一語以及武王何

耶說者又謂寡兄為稱武王尤為非

義寡兄云者自謙之辭寡德之稱苟語

他人猶云可也武王為寡兄而告其弟

乎或又謂康叔在武王時尚幼故不得

封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封之時

年已九十安有九子之兄同母弟尚幼

不可封乎且康叔文王之兄子叔虞成王

之弟周公東征叔虞已封於唐豈有康

叔得封反在叔虞之後必無是理也又

按汲冢周書克殷篇言王即位于社南

羣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傳禮

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史記亦言衛

康叔封布茲與汲書大同小異康叔在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

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

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三月周公攝政

始生魄十六日也百工百官也士說文曰事也

詩曰勿士行枚呂氏曰斧斤版築之事亦甚勞

矣而民大會悉來赴役即文王作靈臺庶民

子來之意蘇氏曰此洛誥之文當在周公拜手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王武王也孟

侯之長也封康叔名舊說周惟乃丕顯考文王

詩經

言得四

四一

表

克明德慎罰

左氏曰明德務崇之謂謹罰文王所以造周也

之謂明德謹罰也文王明德謹罰也汝念哉以下欲康叔明德也

敬以明乃罰以下欲康叔謹罰也其以德行罰也封敬哉以下欲其不用罰而用

德也終則以天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

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

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

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叙乃寡兄勗肆汝

小子封在茲東土鰥寡人所易忽也於人無所

不敬畏也即堯不虐無告之意論文王之德而

首發此非聖人不能也庸用也用其所當用敬

其所當敬威其所當威言文王用能敬賢討罪

一聽於理而已無與焉故德著於民用始造我

區夏及我一二友邦漸以修治至罄西土之人

怙之如父冒之如天明德昭升聞于上帝帝用

休美乃大命文王殪滅大殷大受其命萬邦萬

民各得其理莫不時叙汝寡德之兄亦勉力不

怠故爾小子封得以此稱文王者武王不敢以為己

之功也又按東土云者武王克商分紂城朝

歌以比為邶南為鄘東為衛意邶鄘為武庚之

封而衛即康叔也漢書言周公善康叔不從

管蔡之亂似地相比近之辭然不可攷矣王

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適乃文考紹聞

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

四

書傳四

四

表

處心也安汝止之意知訓知所以訓民也由行也曰保又曰知訓曰康保經緯以成文爾武王既欲康叔祗通文考又欲敷求商先哲王近述諸今遠惟商考成人又別聞由古先哲王近述諸今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弘者寡而大之也天者理之所從出也康叔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真積力久眾理該通此心之天理之所從出者始恢廓而有餘用矣若是則心廣體胖動無違禮斯能不廢在王之命也。呂氏曰康叔歷求聖賢問學至於弘于天德裕身可謂盛矣止能不廢王命才可免過而已此見人臣職分之難盡若欲為子必須如舜與周公方能不廢君父命若欲為臣必須如舜與周公方能不廢君命王曰嗚呼小子封惇瘝乃身敬哉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又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

欽定四庫全書

書傳四

四十三

信

懋不懋乃身不可不敬之也天不常雖甚可

畏然我則輔之國民情好惡雖大可見而小民至

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治之者非他惟盡汝心

不在大亦不在小惟在順不順勉不勉耳順者

謂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者已汝惟小子乃

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服事應和也汝之事惟在廣上德意和保殷民

使之不失其所以助王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

也此言明德之終也大學王曰嗚呼封敬明乃

言明德亦舉新民終之

罰人有小罪非青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青災適爾既道極嚴辜時乃不可殺此下謹罰也式用

非過誤乃其固為亂常之事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不可不殺即舜典所謂刑故無小也人有既自稱道盡輸其情不取隱匿罪雖大時乃不可殺即舜典所謂宥過無大也諸葛孔明治蜀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其既道極嚴辜時乃不

可殺之意與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其

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

其康又者叙者刑罰有次序也明者明其罰服

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勅戒勅也民其戒勅而勉於和順也若有疾者以去疾之心去惡也

故民皆棄咎若保赤子者以保非汝封刑人殺

子之心保善也故民其安治

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刑人無或劓

刑人刑殺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得以刑

也刑殺刑之大者劓刑刑之小者兼舉小大以

申戒之也又曰當在無或刑人殺人之下又按

刑以周官五刑所無呂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

茲殷罰有倫也臬法也為準限之義言汝於外

事但陳列是法使有司師此殷罰之有叙者用

之爾。呂氏曰外事衛國事也史記言康叔為

周司寇司寇王朝之官職任內事故以衛國對

言為外事今按篇中言往敷求往盡乃心篇終

曰往哉封皆令其之國之辭而未見其留王或

之意但詳此篇康叔蓋深於法者異時成王或

舉此以則未司寇之職也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

旬時不蔽要囚要囚獄辭之要者也服念服膺

蔽斷也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

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叙惟曰未

欽定四庫全書

書傳四

四

信

有遜事是義宜也次舍之次遜順也申言敷陳

泥古而不通又謂其刑其殺必察其宜於時者

而後用之既又慮其趨時而徇已又謂刑殺不

可以就汝封之意既又慮其刑殺雖已當罪而

矜喜之心乘之又謂使汝刑殺盡順於義雖曰

是有次叙汝當惟謂未有順義之事蓋矜喜之

心生乃怠惰之心起刑殺之所由不中也可不

哉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

惟乃知言已者語辭之不能已也爾小子勿小之稱

知之朕心朕德亦惟爾爾之心焉將凡民自得罪寇

言用罰之事故先發其良心焉凡民自得罪寇

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昏不畏死罔弗慙也越顛越

云顛越不恭昏強慙惡也自得罪非為人誘陷

以得罪也凡民自犯罪為盜賊姦宄殺人顛越

人以取財貨強很亡命者人無不憎惡之也

罰而加是人則人無不服以其出乎人之同惡

而此以明用罰之私當罪也特王曰封元惡大慙矧

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

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

克恭厥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

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彛大泯亂曰

書傳四 四十五 享父

亂矣曰者言如此則汝其速由文王不率大夏

作罰刑此無赦而懲戒之不可緩也

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

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瘵厥君時乃引惡惟

朕懃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夏法也言民之

大真之法矣况外庶子以訓人為職與庶官之

長及小臣之有符節者乃別布條教違道干譽

弗念其君弗用其法以病君上是乃長惡於下

我之所深惡也臣之不忠如此刑其可已乎汝

其速由此義而率以誅戮之可也○按上言民

不孝不友則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此言外

庶子曰殺若用法峻急者蓋殷之臣民化紂之惡

刑曰殺若用法峻急者蓋殷之臣民化紂之惡

父子兄弟之無其親君臣上下之無其義非繩

之以法示之以威殷人孰知不孝不義之不可

干哉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然曰速

由文王曰速由茲義則其刑其罰亦仁厚而已

矣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

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又君長指康叔而

能齊其家不能訓其臣惟威惟虐大廢棄天子

之命乃欲以非德用治是康叔且不能用上命

矣亦何以責其臣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

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

以懌汝罔不能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求裕民

有所不敢期裕其民曰我惟有及於文王則予

一人所以悅懌矣此言謹罰之終也穆王訓刑亦

曰敬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

王德用康又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

罔政在厥邦此下欲其以德用罰也求等也詩

曰世德作求言明思夫民當開導

此下欲其以德用罰也求等也詩

曰世德作求言明思夫民當開導

曰世德作求言明思夫民當開導

曰世德作求言明思夫民當開導

曰世德作求言明思夫民當開導

曰世德作求言明思夫民當開導

曰世德作求言明思夫民當開導

曰世德作求言明思夫民當開導

曰世德作求言明思夫民當開導

曰世德作求言明思夫民當開導

曰世德作求言明思夫民當開導

曰世德作求言明思夫民當開導

曰世德作求言明思夫民當開導

曰世德作求言明思夫民當開導

曰世德作求言明思夫民當開導

曰世德作求言明思夫民當開導

曰世德作求言明思夫民當開導

之以吉康我亦時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安治其民為等匹於商先王也迪即迪吉康之迪况今民無導之而不從者苟不有以導之則為無政於國矣迪言德而政言刑也前既嚴之民又嚴之臣又嚴之康叔此則武王之自嚴畏也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又言民不安靜未能止其心之狠疾迪之者雖屢而未能使之上同于治明思天其殛罰我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為有罪即在朕躬况曰今庶羣腥穢之德其尚顯聞于天乎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

大誥

書傳四

卑七

王

民寧不汝瑕殄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歎息非善之謀非常之法惟斷以是誠大法古人之敏德用以安汝之心省汝之德遠汝之謀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若是則不汝瑕疵而棄絕矣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肆未詳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絕所享之國也明汝侯國服命高其聽不可卑忽我言用安治爾民也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勿廢其所敬之常法聽我所命而服行之乃能以殷民而世享其國也世享對上文殄享為言

酒誥

商受醜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

按吳氏曰酒誥教之一書本是兩書以其皆

為酒而誥故誤合而為一自王若曰明

也自王曰封我西土棊徂邦君以下武

王誥康叔之書也書之體為一人而作

則首稱其人為衆人而作則首稱其衆

為一方而作則首稱一方為天下而作

則首稱天下君奭書首稱君奭君陳書

首稱君陳為一人而作也甘誓首稱六

事之人湯誓首稱格汝衆此為衆人而

作也湯誥首稱萬方有衆大誥首稱大

誥多方此為天下而作也多方書為四

國而作則首稱四國多士書為多士而

作則首稱多士今酒誥為妹邦而作故

首言明大命于妹邦其自為一書無疑

按吳氏分篇引證固為明甚但既謂專

誥於妹邦不應有乃穆考文王之語意

酒誥專為妹邦而作而妹邦在康叔封

圻之內則明大命之責康叔實任之故

篇首專以妹邦為稱至中篇始名康叔

以致誥其曰尚克用文王教者亦申言

首章文王誥於康叔之意其事則主於妹邦

其書則付之康叔雖若二篇而實為一

書雖若二事而實相首尾反

復參究蓋自為書之一體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妹邦即詩所謂沫鄉篇

發也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欲誥於庶邦庶

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

民惟元祀

穆敬也詩曰穆穆文王是也上篇言

亦通

穆考言各有當也或曰文王世次為穆

戒之曰惟祭祀而已西土庶邦遠去商邑文王誥於亦

大祭祀而西土庶邦遠去商邑文王誥於亦

諱諄以酒為戒則商邑可知矣天降威我民用

文王為西伯故得誥庶邦云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

非酒惟辜酒之禍人也而以為天降威者禍亂之成是亦天爾箕子言受醜酒亦曰

天毒降災正此意也民之喪德君之喪邦皆由於酒喪德故言行喪邦故言辜文王誥

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

無醉喪德故文王專誥教之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無母同彝常也母常於酒其飲惟

於祭祀之時然亦必以德將之母至於醉也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

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文王言我民亦常訓導其子孫惟土

物之愛勤稼穡服田畝無外慕則心之所守者正而善日生為子孫者亦當聰聽其祖父之常

訓不可以謹酒為小德小德妹土嗣爾股肱純

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

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此武

妹土之民也嗣續純大肇敏服事也言妹土民當嗣續汝四肢之力無有怠惰大修農功服勞

田畝奔走以事其父兄或敏於貿易牽車牛遠事賈以孝養其父母父母喜慶然後可自洗腆

致用酒洗以致其潔腆以致其厚也薛氏曰或大修農功或遠服商賈以養父母父母慶則汝

可以用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

爾大克羞耆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

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

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求

不忘在王家

此武王教妹土之臣也伯長也言其大能養老也惟君未詳不惟曰者大言也介助也用逸者用以宴樂也言爾能常常反觀內

省使念慮之發營為之際悉稽乎中正之德而無過不及之差則德全於身而可以交於神明

矣如是則庶幾能進饋祀爾亦可自副而用宴樂也如此則信為王治事之臣如此亦惟天順

元德而永不忘在王家矣按上文父母慶則可飲酒克羞者則可飲酒羞饋祀則可飲酒本欲

禁絕其飲今乃反開其端者不禁之禁也聖人之教不迫而民從者此也孝養羞者饋祀皆因

其良心之發而利導之人果能盡此三者王曰且為成德之士矣而何憂其洒洒也哉

王曰

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

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日之邦君御事小子也言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文王苾酒之教其大如此

快四句

言傳曰

五一

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

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

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王湯也迪畏者畏之而見於行也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其德而不變所以與己也秉

其哲而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雖世代不同而皆能成就君德敬畏輔相故當時御事大臣亦

皆盡忠輔翼而有責難之恭自暇自逸猶且不

敢尚飲乎其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

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洎

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

祗辟

自御事而下在外服則有侯甸男衛諸侯與其長伯在內服則有百僚庶尹惟亞惟

服宗工國中百姓與夫里居者亦皆不敢沈酒
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不敢者有所畏不暇者
有所勉惟欲上以助成君德而使之昭著下以
助尹人祗辟顧上文有恭而言呂氏曰尹我聞
王而言祗辟顧上文有恭而言呂氏曰尹我聞
人者百官諸侯之長也指上文御事而言

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

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

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

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懼弗

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

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

惟民自速辜以商受荒腆于酒者告康叔也後
嗣王受也受沈酣其身昏迷於政

欽定四庫全書

書傳四

五十一

卷

命令不著於民其所祗保者惟在於作怨之事
不肯峻改大惟縱淫泆于非彝泰誓所謂奇技
淫巧也燕安也用安逸而喪其威儀史記友為
酒池肉林使男女裸而相逐其威儀之喪如此
此民所以無不痛傷其心悼國之將亡也而受
方且荒怠益厚于酒不思自息其逸力行無度
其心疾很雖殺身而無馨香之德以格天雖滅國
而不憂也弗事上帝無馨香之德以格天雖滅國
民怨惟羣醜穢之德以聞于上故上天降喪
于殷無有眷愛之意者亦惟受縱逸故也天豈
虐殷惟殷人酗酒自速其辜爾曰王曰封予不
民者猶曰先民君臣之通稱也

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

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我如不大監撫于時

惟如不此多言所以言湯言受如此其詳者古人謂人
無於水監水能見人之妍醜而已當於民監則

其得失可知今殷民自速辜既墜厥命矣我其
可不以殷民之失為大監戒以撫安斯時乎

予惟曰汝劫志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

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

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

于酒劫用力也汝當用力戒謹殷之賢臣與鄰

臣侯甸男衛與文王庶庶邦庶士同義殷之賢

臣諸侯固欲知所謹矣况太史掌六典八法八

則內史掌八柄之法汝之所友者及其賢臣百

寮大臣可不謹於酒乎太史內史獻臣百宗工

固欲知所謹矣况爾之所事服休坐而論道之

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可不謹於酒乎曰友曰

事者國君有所友有所事也然盛德有不可友

者故孟子曰古之人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

乎服休服采固欲知所謹矣况爾之疇匹而位

三卿者若圻父迫逐違命者乎若農父之順保

萬民者乎若宏父之制其經界以定法者乎皆

不可不謹于酒也圻父政官司馬也主封圻農

父教官司司徒也主農宏父事官司司空也主

居民謂之父者尊之也先言圻父者制殷人酒

酒以政為急也圻父農父宏父固欲知所謹矣

况汝之身所以為一國之視儆者可不謹於酒

大武

言傳曰

五三

啓

治孰能禦之而况於酒德也哉厥或誥曰

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羣飲者

聚而飲為姦惡者也佚失也其者未定辭也蘇

氏曰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

具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

不敢犯也羣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

為大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曰

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蓋聚而為妖逆者也使後

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名凡又惟殷之迪諸臣

惟工乃滔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為惡之諸

臣百工雖酒于酒未能遽革而非羣有斯明享

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

于殺有者不忘之也斯此也指教辭而言享上

于酒我則明享之其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

恤於汝弗絜汝事時則同汝于羣飲誅殺之罪

矣王曰封汝典聽朕愆勿辯乃司民酒于酒

也乃司有司也即上文諸臣百工之類言康叔

不治其諸臣百工之酒酒則民之酒酒者不可

禁矣

梓材

亦武王誥康叔之書論以治國之

而篇中有梓材二字比稽田作室為雅

故以為簡編之別非有它義也今文古

文皆有一。按此篇文多不類自今王惟

曰以下若人臣進戒之辭以書例推之

也肆王惟德用者猶召誥之肆王其

疾敬德王其德之用也若茲監者猶

無逸嗣王其監于茲也惟王子子孫孫

永保民者猶召誥惟王受命無疆惟休

也反覆參考與周公召公進戒之言若

出一口意者此篇得於簡編斷爛之中

文既不全而進戒爛簡有用明德之語

編書者以與罔厲殺人等意合又武王

之誥有曰王曰監云者而進戒之書亦

有曰王曰監云者遂以為文意相屬編

次其後而不知前之所謂王者指先王

而言非若今王之為自稱也後之所謂

監者乃監視之監而非啓監之監也其

非命康叔之書亦明矣讀書者優游

沫沈潛反覆繹其文義審其語脉一篇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

惟邦君

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則下之情無不通矣以厥

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邦君上有天子下有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

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

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也師師以官師為師也尹正官之長旅眾大夫

伏虎

李

五四

李

律所謂知情藏匿贓給也此章文多未詳傷四王啓

監敬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

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

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監三監之監

受畿內之民當時亦謂之監故武王以先王啓

監意而告之也言王者所以開置監國者其治

本為民而已其命監之辭蓋曰無相與戕殺其

民無相與虐害其民人之寡弱者則哀敬之使

不失其所婦之窮獨者則聯屬之使有所歸保

合其民率由是而容蓄之也且王所以責效邦

君御事者其命何以哉亦惟欲其引掖斯民於

生養安全之地而已自古王者之命監若此故

刑辟以戕虐人可用乎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蓄惟

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

既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藉治也

去草棘也疆畔也畎通水渠也塗墍泥飾也茨

蓋也梓良材可為器者雘采色之名敷苗以喻

除惡垣墉以喻立國樸斲以喻制度武王之所

已為也疆畎墍則望康叔以成終云爾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

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先

三才九卦

書傳四

五五

表

王啓

敬寡

曷以

引恬

自古

若茲

監罔

攸辟

其陳

修為

厥疆

畎若

作室

家既

勤垣

墉惟

其塗

丹雘

既勤

樸斲

惟德

明德也和懌和悅之也先後勞來之也迷民迷
惑染惡之民也命天命也用慰悅先王之克受
天命也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
者也孫永保民已語辭監視也非人臣祈君永命之
辭也按梓材有自古王若茲監罔攸
辟之言而編書者誤以監為句讀而爛簡適有
已若茲監之語以為語意相類合為一篇而不
知其句讀之本不同文義之本不類也孔氏依
阿其說於篇意無所發明王氏謂成王自言必
稱王者以覲禮考之天子以正遏諸侯則稱王
亦強釋難通獨吳氏以為誤簡者為得之但謂
王啓監以下即非武
王之誥則未必然也

朱文公訂正門人蔡九峯書集傳卷之四

淳祐庚戌季秋金華後學呂遇龍
校正刊于上饒郡學之極高明

